

一九七九年中東局勢的回顧與展望

石樂三

一 前 言

一九七九年瞬將終了。回顧在這一年裏的世界大局，幾乎陷於動亂之中。而中東局勢更為險惡，由於伊朗情勢的不變，加以今年十一月間德黑蘭劫持美國外交人員的不幸事件，美伊關係突趨緊張，美國強大的印度洋艦隊包括兩支航空母艦特遣艦隊已駛入阿拉伯海領域，隨時準備對伊朗採取行動，設法營救一直被拘禁在德黑蘭大使館的四十九名人質。同時蘇俄也趁火打劫，一面揚言支援柯梅尼革命政權，一面增強其在印度洋海軍力量，俾與美國海軍相抗衡。如果此種局勢持續惡化，波斯灣戰略地區似有觸發一次大戰的可能。

在阿拉伯世界中，其情勢極為複雜，已演成分裂的狀態。由於埃及與以色列簽署了一項歷史性和平條約，已使整個阿拉伯局勢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原來屬於溫和派的阿拉伯集團，包括埃及、沙烏地阿拉伯、敘利亞、約旦、突尼西亞、摩洛哥，以及波斯灣各石油王國等，因為這項和約的締結，都紛紛脫離了埃及，而且參加了以伊拉克為首的激烈派阿拉伯集團；只有蘇丹、索馬利亞、阿曼三國依然與埃及保持密切關係。最為嚴重的，這些反對埃及的阿拉伯國家更進一步採取了嚴厲的政治經濟制裁，亦即一致對埃及斷絕外交關係，並中止對其一切財政經濟上的援助。抑有進者，阿拉伯各國在伊拉克操縱下，竟然將阿拉伯聯盟（Arab League）的原址——開羅遷移到突尼西亞首都突尼斯。於是，埃及在阿拉伯世界中已完全陷於孤立地位。

然而，在另一方面，兩個阿拉伯社會主義復興黨政權——伊拉克與敘利亞，原已計劃合併，而且幾乎已成定局；但由於政治上的糾葛，巴格達政權突然宣布中止伊敘兩國合併計劃。此外，一向大力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的利比亞強人葛達費，最近忽然改變態度，而將巴解組織在利京特利波里的辦事處關閉，並停止對其一切財政與軍事援助。這三個阿拉伯國家與巴解組織都是反沙達特的「抗拒陣線」基本分子，竟然中途分裂，對於阿拉伯團結不無影響。

其他中東地區，有些猶在烽火連天之中。如：阿富汗共黨政權，在蘇俄軍事支援下，一年以來，內戰一直在持續之中；非洲之角的戰爭，蘇俄及古巴軍隊已正式介入，並協助衣索匹亞對艾瑞特利亞省(Eritria)叛軍作戰；同時衣索匹亞及其鄰邦索馬利亞的衝突，也有日漸擴大的趨勢。

令人滿意的，以色列却能依照和約履行撤退工作，首先已將西奈省會艾瑞什(El Arish)交還埃及，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下旬又先後將西奈的摩西山(Mount Moses)及蘇彝士灣東岸的阿爾瑪油田(Alma oil field)交還，前者是猶太教聖地所在，後者是以色列在佔領區僅有的油田，每日產油量，可達四萬桶，佔以色列用油量百分之二十一。預計一九八〇年一月二十五日前，以色列可交還其餘西奈地區，包括北端艾爾瑞什及南端拉斯·穆哈默德(Ras Mohammed)之間的垂直地區。在完成此地區的撤退工作後一個月內，埃及雙方將分別在開羅及特勒維夫設立大使館。最後以色列將於一九八一年三月以前自西奈三分之二地區撤退。關於大衛營協議第二階段的巴勒斯坦自治談判，自一九七九年五月下旬起，美、埃、以三面談判即行開始，但一直未能獲致突破性的進展。依照埃及和約規定，在談判開始一年之內，須在約旦河西岸及加薩走廊建立地方自治機構，沙達特總統一再表示樂觀看法，美國新任和談首席代表林諾維茲(Linowitz)也認為，在一九八〇年五月的目標日期(Target date)可望達成協議。

本文擬就一年來一般中東局勢，及其未來的可能發展，作一綜合性的分析。

二 伊朗危機四伏

今(一九七九)年一月，正當伊朗局勢混亂之際，巴勒維國王在失去卡特政府支持的情形下，不得已始宣布組成一個九人攝政委員會負責王權，而且任命反對黨的民族陣線領袖白泰爾(Bakhtier)出組文人內閣，巴勒維遂行僭后悽然離去。

一月三日，伊朗國會舉行投票的結果，同意由白泰爾出任伊朗內閣總理，並組成了十四人內閣。但由於被放逐十五年之久的回教什葉派領袖——柯梅尼(Khomeiny)突然宣布定於二月一日自巴黎返回德黑蘭，當時伊朗羣衆掀起了狂熱擁護這位精神領袖的高潮，國會議員紛紛逃離，國會瀕於解體，同時軍事當局也採取了旁觀態度，再加上卡特總統中途放棄了對白泰爾政府的支持，於是，伊朗政局急轉直下，而在旬日之間，白泰爾就狼狽潛逃，伊朗政權遂落入柯梅尼之手。

柯梅尼奪權之後，隨即組成革命委員會，並任命民族主義領袖巴查甘(Bazargan)為臨時內閣總理。革委會是以柯梅尼的親信為主幹，其中包括班尼·薩德爾(Bani-Sadr)及高布扎德(Ghotbzadeh)二重要人物；臨時內閣則多屬民族陣線(National Front)的領導階層，其中之一為副總理兼外交部長拿甲比(Karim Sanjabi)。

柯梅尼純以宗教革命號召而奪取政權，但由於伊朗什葉派間的派系複雜，政治主張互異，遂予柯梅尼革命政權帶來了許多困擾。什葉派之間分為兩大主流，一是柯梅尼所領導的保守派，一是以沙瑞亞·瑪達瑞（Shariat-Madari）為首的進步派，前者傾向於極端路線，後者則採取溫和的立場，而且在什葉派中居於領先地位。

這兩位宗教領袖，對伊朗回教共和國的觀點不同：柯梅尼主張嚴格奉行伊斯蘭教條主義，而沙瑞亞·瑪達瑞則反對急於實行一個快速的「伊斯蘭化」政府。民族陣線領袖巴查甘却贊同將伊斯蘭原則適用於政府，但不必實施所謂什葉派的法典，此項觀點已獲另一什葉派領袖戴里汗（Mahmoud Taleghani）的支持。這位什葉派領袖在德黑蘭頗具潛在力，他與沙瑞亞·瑪達瑞同屬進步派的領袖。另一位著名的民族陣線領袖拿甲比，則持「反對任何形式的宗教信仰及崇拜主義——Secularism」立場，並維護西方模式的民主政體，這與柯梅尼的教條主義形成了尖銳的對照。

由於伊朗領袖之間對實行「伊斯蘭共和」持不同態度，民族陣線領袖拿甲比唯恐柯梅尼誤入獨裁政治之途，而於今年四月辭去了首任的外交部長職務。總理巴查甘也由於革命委員會的秘密法庭濫殺無辜，政府無權過問，曾迭次向柯梅尼請辭；最後由於德黑蘭事件的發生，巴查甘鑒於事態的嚴重，尤感無力處理此項國際紛爭，終於十一月七日辭去了總理職務，從此伊朗便陷於無政府狀態。

什葉派領袖沙瑞亞·瑪達瑞與柯梅尼之間的衝突，隨十二月五日甫經公民復決的新憲法之後，而更趨激烈。因為這部新憲法已授予柯梅尼為終身領袖的特權，立刻引起了這位溫和派領袖的憤怒，同時也激起了他所領導的艾茲拜然省（Azerbaijan）一千二百萬土裔信徒的叛亂，而且攻佔了省會——塔布瑞茲（Tabriz）。柯梅尼為了阻止叛亂的擴大，已指派經濟部長班尼·薩德爾（Bani-Sadr）前往塔布瑞茲與土裔領袖會談設法解決爭端。

現在居住在伊朗邊疆的少數民族，包括庫爾德斯坦省的庫廸族人及伊朗土裔的艾茲拜然族人，紛紛要求自治；加以伊朗政治不安，經濟混亂，人民失業率日益增高，已使伊朗革命政權陷入危機之中。

柯梅尼為了挽回此一頹勢，轉移國人的視線，不惜冒然策動學生劫持德黑蘭美國使館人員，作為交換遣返巴勒維及沒收其在美資產的條件。卡特總統不但斷然拒絕了這項條件，反而對伊朗採取了一系列的經濟制裁；同時西歐國家也多同意對伊朗採取經濟制裁行動，英國法庭且判決凍結伊朗在英之資產。現在美國已要求安理會對伊朗實施國際經濟制裁，以迫使柯梅尼政權釋放在德黑蘭囚禁的四十九名美國人質。倘經濟制裁仍不能奏效，最後美國對伊朗則將斷然採取軍事行動。伊朗在此內外交迫情形下，柯梅尼對扣留美國人質問題是否仍堅持到底，似乎不無疑問。

三 阿富汗長期戰爭

在一九七八年四月間阿富汗的流血軍事政變中，塔拉基（Tarakhi）推翻了達烏德政權，而組成了一個馬克斯主義政權、對外標榜莫斯科路線，並堅決反對西方資本主義者；對內則大肆整肅文武官員，死於冤獄的政治犯包括軍政要員、宗教領袖、大學教授等，據阿富汗內政部公布已達一萬二千名^①；再加嚴厲實施土地改革，強迫沒收人民土地，終於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武裝抗暴運動，揭開了戰爭的序幕。現在戰火已蔓延到全國二十八省中的二十一省，死於俄製米格機羣及大砲之下的無辜人民多達十萬人，而逃亡巴基斯坦的難民共約二十五萬人之衆。

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七日，阿富汗突然發生二次政變，塔拉基在槍戰中被擊斃，由總理阿敏（Amin）接掌政權。阿敏與塔拉基同爲馬克斯主義的忠實信徒，而前者更偏向於死硬派路線，也就是阿富汗人民的死敵。當時一般觀察家認爲，阿敏將會使用史達林的殘忍手段來壓制其政敵；但由於他過去在塔拉基政權中所整肅的人員過多，其中包括執政的人民黨幹部、政府文武官員、大學教授、甚至在醫院服務人員，已引起阿富汗人民的普遍痛恨。

阿敏奪權之後，驟然改採懷柔政策，他在一項聲明中指出：新政府爲了寬大爲懷，既往不究，特頒布大赦令，並將停止任何逮捕人民行動；保證給予伊斯蘭教的精神與物質支持，但宗教領袖必須限於傳教範圍之內；保證中止正在實行中的土地改革計劃；呼籲阿富汗叛軍放下武器早日向政府投誠，以達到和平的目的。

阿富汗人民的反應，是充滿了一片憤慨，而且猛烈抨擊阿敏是個真正共產黨徒，伊斯蘭教絕不能與共產黨相妥協，並誓言將對阿敏奮戰到底，直至建立阿富汗民主伊斯蘭共和國。

在十八個月來的阿富汗內戰中，蘇俄除派遣數千名軍事顧問協助喀布爾共黨政權作戰外，並投入了價值十億美元的大批新式武器，其中包括八百輛坦克及一百架攜帶飛彈與機槍的直昇機。根據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賴斯頓（Thomas Reston）說^②，最近外傳蘇俄派往阿富汗的軍事顧問人員及戰鬥部隊大增，已由一萬名增加到二萬名，這項數字「似乎過於誇大」。其實際人數不超過五千名，包括約一千名裝備精良的作戰部隊，而且在持續增加之中。他又說，蘇俄最近增加在阿富汗的作戰部隊；其主要目的，是在協助阿敏政權消滅反馬克斯主義的叛軍所保持的回教傳統勢力。

註^① New Delhi, India, Nov. 18, <AP> "12,000 persons die in detention at Kabul jails in 18 months."

註^② Washington, Dec. 19, <UPI> "Russian increasing military build up in Afghanistan."

現在莫斯科竟不顧華盛頓的警告，而公然出兵協同阿富汗政府軍作戰，其主要目的不外：

企圖控制此一戰略地區。根據一九七八年十二月蘇俄與阿富汗所簽署的二十年友好合作條約（包括政治、經濟、軍事、文化），莫斯科有權派兵赴阿富汗保護其國家民族的利益。

●垂涎阿富汗的石油資源。據美國有近所獲悉的最機密情報顯示^⑤，阿富汗已發現石油，蘇俄專家於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年之間曾前往阿富汗調查地下資源，發現了大量石油資源，但尚未將此項資料報告阿富汗政府。蘇俄一九八〇年代將面臨石油缺乏危機，阿富汗發現石油，對蘇俄而言，具有重大意義。

●企圖實現吞併阿富汗野心。利用種族關係，將阿富汗納入蘇俄在中亞所統治的土耳其美尼亞（Turkmenia）、烏茲拜基斯坦（Uzbekistan）及塔吉基斯坦（Tadjikistan）各『共和』體系之內，以便達其吞併阿富汗之野心。

●企圖攫取溫水港。蠱惑阿富汗與巴基斯坦的俾路支族人（Balchs）相結合，共同組成一個所謂「俾路基斯坦自治邦」，以便蘇俄將該自治邦納入其勢力範圍，進而達到攫取阿拉伯海的溫水港——格瓦達爾（Gwadar）的目標。

●抗衡美國的軍力。美國集結强大海軍於印度洋與阿拉伯海面，不僅隨時準備對伊朗採取軍事行動，同時也間接威脅蘇俄在阿富汗的軍事活動，因此，蘇俄除增強其在印度洋的海軍力量之外，有必要派軍直接介入阿富汗戰爭。

儘管蘇俄已直接介入阿富汗內戰，可是這是一場宗教性的民族長期戰爭，戰爭拖延愈久，而愈對蘇俄不利。蘇俄應記取歷史教訓，即亞歷山大帝在阿富汗的敗亡，英在阿富汗前後三次的慘敗，可資殷鑑。

四 阿拉伯世界分崩離析

阿拉伯世界中一向分為兩個集團，一個屬於溫和派集團，另一屬於激進派集團。這兩大集團的政治背景不同，因之相互間處於對立的形勢。
在一九七九年中，阿拉伯國家，不論其屬於溫和派或激進派集團之間，都呈現了一片混亂和分裂局面，茲根據實況分別列述如下：

就沙烏地阿拉伯與埃及言，這兩個溫和派國家在阿拉伯世界中居於領導地位，而兩國元首之間一向保持極為密切的關係；但是，由於埃及與以色列簽訂了和平條約，阿拉伯聯盟，在伊拉克鼓吹下，於一九七九年四月初在巴格達召開阿拉伯高峯會議，一

註^⑤ *The Japan Times*, Dec. 15, "1979-Soviets found oil in Afghanistan: U.S."

致通過對埃及實施政治經濟制裁，並決定將阿拉伯聯盟總部自開羅移至突尼斯；緊接着，絕大多數阿拉伯國家（包括沙烏地阿拉伯及海灣保守派各王國）紛紛與埃及中止外交關係，並停止對其財政與經濟的援助。沙烏地阿拉伯與埃及關係的劇變，不僅影響了兩國原有的深厚友情，同時也削弱了兩國在紅海地區的共同防禦力量，其損失之大，是無法估計的。

就伊拉克與敘利亞言，兩國同屬社會主義復興黨（Ba'athparty）集團，但兩國在過去十年中一直處於敵對的狀態。詎料這兩個敵對國家，在大衛營協議之後，遂於去（一九七八年十月突然簽訂一項泛阿拉伯聯合行動憲章（Charter for joint pan-Arab action），包括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各方面的合作。基此憲章，兩國更進一步進行討論合併計劃，經兩次高層會談的結果，雙方同意在一個領袖、一面國旗之下合併，以達其共同報復埃及單獨與以色列媾和之目的。

伊敘兩國合併的主要目標有二：一是集中全力孤立與打擊沙達特在阿拉伯世界中的領導地位，進而鼓動埃及的激烈左傾份子推翻沙達特政權，最後完成復興黨的泛阿拉伯主義的使命；二是彌補兩國之間十年來的裂隙，而增加彼此間的國家利益。一九七六年，伊拉克中止一條經敘利亞通往黎巴嫩班尼亞斯港（Banias）的油管，使敘利亞每年損失了兩億美元的收益。當時，敘利亞也會採取了報復行動，立將幼發拉底河（Euphrate River）上游切斷，使河水無法暢流至伊拉克境內，導致了灌溉的嚴重問題。一俟兩國正式合併，這些問題自可迎刃而解。

出乎意料的，兩國合併計劃突然發生變化。當一九七九年七月胡賽因（Saddam Hussein）就任伊拉克總統時，突下令處決廿一名陰謀推翻巴格達新政權的叛徒，其中有五名是伊拉克執政革命委員會的委員，當時伊拉克官員譴責敘利亞有策動陰謀的嫌疑；但大馬士革立加否認。巴格達更指責敘利亞的校級軍官曾以十萬美元對這項陰謀案行賄。由於這項不幸事件的發生，伊敘兩國的合併計劃遂告中止，且將恢復過去的敵對狀態。

就利比亞與巴勒斯坦解放組織言，利比亞強人格達費不斷對阿拉法特給予精神與物質上的支援；但最近發生了重大變化，格達費突於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中旬下令關閉巴解組織設在特利波里的辦事處，並將其代表舒拉法（Suliman Al-Shurafa）驅逐出境。這位強人指責巴解組織領袖阿拉法特出賣巴勒斯坦人的權益，故對其停止一切之財政援助，並將此項援助移轉其他在利比亞的巴勒斯坦組織，包括激烈派哈巴什領導的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陣線（PFLP），以及哈瓦特麥的巴勒斯坦人民民主解放陣線（PDFLP），此二組織都是屬於馬克斯主義的路線^④。

利比亞與巴解組織反目的主因有二：

第一、對解決中東問題存有歧見。格達費堅持使用武力消滅以色列，以便建立一個巴勒斯坦國。巴解組織領袖阿拉法特則持溫和立場，主張循外交途徑解決阿以紛爭，並促使以色列准許巴勒斯坦人民在被佔領的約旦河西岸及加薩走廊建立小型巴勒斯坦

註④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Dec. 15-16, "1979-Bitter Qaddafi-Arafat rift imperils solid Arab Front"

國家。近年以來，阿拉法特不斷訪問歐洲各國，並與奧地利、西班牙、意大利各國領袖達成默契，以期為未來中東和談鋪路。此舉已引起格達費的憤怒。

第二、格達費對埃及圖謀不軌。同年十二月初旬，格達費唆使巴解組織伺機破壞埃及在西奈沙漠的油田，並襲擊通過蘇彝士運河船隻，以報復埃及單獨與以色列簽訂和約，結果嚴遭拒絕。此更加速利比亞與巴解組織的決裂。

再就摩洛哥與阿爾及利亞言，兩國由於西薩哈拉（Western Sahara）問題而陷於緊急狀態。摩洛哥國王哈山二世，為了自西班牙手中收回盛產燐鏽的西薩哈拉，曾於一九七五年發動了三十五萬民衆手持古蘭經向該地區作「綠色進軍」（green march），西班牙終於翌年無條件從西薩哈拉撤退，於是，摩洛哥便順利的收復此僅具有五萬七千人的游牧沙漠地區。摩洛哥收復該地區之後，即將一部領土割歸茅利坦尼亞所有，但由西薩哈拉人民解放陣線所組成的游擊隊——波利沙里歐（Polisario），在阿爾及利亞支援下，不斷向西薩哈拉進攻，茅利坦尼亞因抵擋不住游擊隊的勢力，遂於一九七六年八月自動與波里沙里歐簽署了一項協定，同意放棄任何西薩哈拉領土；摩洛哥隨即控制了整個地區。從此摩洛哥與阿爾及利亞支持的游擊隊不斷展開激烈戰鬪，游擊隊人數只有一萬名，而摩洛哥則投入了七倍的軍力^⑤。如果阿盟國家不設法停息這場戰爭，終有一天會導致摩洛哥與阿爾及利亞之間的大戰。

五 巴勒斯坦自治談判的障礙

依照大衛營協定，在埃及和約批准換文一個月後，埃及雙方代表在美代表直接參與下，在兩國境內輪流舉行談判，討論有關約旦河西岸及加薩走廊選舉地方自治政府問題；換文十三個月後，雙方完成對西岸及加薩的「自治目標日期」談判；換文十四個月後，成立由當地居民選出的巴勒斯坦政府委員會，並展開五年的過渡時期工作；同時以色列軍隊開始撤至西岸及加薩被指定的據點，並放棄其原來駐在該兩地區的警察武力；換文六年後，該兩地區的過渡時期即告結束，代以其他政府型態——獨立自主或其他模式，仍留待未來談判決定。

埃及兩國曾於一九七九年四月廿五日完成了和約換文手續。五月廿五日，三國代表開始在以色列南部的比爾色巴（Beersheba）舉行首次會談，討論有關西岸與加薩地區的地方自治選舉問題。埃及首席代表為總理兼外長卡里爾（Mustafa Khalil），以色列首席代表為內政部長勃格（Yosef Burg），美首席代表先為史特勞斯（Robert Straws），後改為林諾維茲（Sol Linowitz）。

註^⑤ Mahbes, W. Sahara, Dec. 29 <UPI> "Algeria and Morocco in no-win Sahara War."

自五月巴勒斯坦自治問題談判以來，三國代表曾輪流在埃及兩國舉行八個回合談判，其結果，僅就會議程問題達成了協議，但自治的實質問題仍未獲突破性的進展，而最大的問題是未能使西岸及加薩的巴勒斯坦居民參與會談。倘無巴勒斯坦人參與，即或埃及、美三方對自治問題達成協議，也無法進行投票選舉，產生地方自治政府。

究竟為什麼不能說服巴勒斯坦人直接參加談判？

第一、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未獲承認。無論在阿拉伯世界或國際間，巴解組織幾乎獲得了普遍的承認：阿拉伯聯盟所舉行的高峰會議，曾經多次通過巴解組織為巴勒斯坦人的「唯一」合法代表；同時國際間約有一百多個國家先後承認了該組織，甚至歐洲各國也正在醞釀予以承認之中；美國對巴解組織的態度，似乎在轉變之中，卡特政府迭次表示，只要巴解組織承認以色列的存在，美國立卽予以承認。西岸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幾乎全部是傾向巴解組織領袖阿拉法特，僅少數擁護約旦胡笙國王。可見巴解組織與巴勒斯坦人是相連的。

第二、比金的強硬路線作祟。大衛營協定主張巴勒斯坦人民完全自治，但比金政府則堅持有限的自治。比金認為，西岸與加薩原屬以色列的領土，而在一九四八年阿以戰爭中西岸被約旦佔領，加薩則原為埃及托管，尤其西岸的薩瑪利亞（Samaria）及猶大（Judea）兩地在聖經上原為以色列領土，故絕不能輕易割讓。基此原則，比金政府已制定一項自治計劃，根據這項計劃，以色列允許給予西岸及加薩巴勒斯坦人有限的自治，即：在五年自治期滿後，以色列對西岸及加薩仍享有領土主權；兩地區的巴勒斯坦居民得任擇以色列或約旦國籍；以色列仍保留駐兵權；以色列控制所有公有土地及水源，且有權建立新的猶太屯墾區。相反地，巴勒斯坦人則堅決要求恢復其合法權益，並在西岸及加薩兩地區建立一個巴勒斯坦獨立國。除非接受此項條件，巴勒斯坦人絕不參與任何談判。

第三、西岸市長被囚禁之嚴重事件。西岸納布魯斯市長沙卡（Bassam Shaka-mayor of Nablus），由於涉及觸犯違害西岸的治安罪嫌，突於十一月中旬遭以色列軍事當局下令驅逐，繼而被逮捕下獄，引起了西岸及加薩地區全體市長的激憤，並聯合辭職以示抗議。埃及總統沙達特對以色列此舉表示不滿，而且認為有礙巴勒斯坦自治談判的進行。於是，以色列國防部長魏茲邁下令開釋被囚禁廿五天的沙卡市長，並恢復其原來職務，其他全體辭職的市長們也自動恢復工作。這些市長一致要求在巴解組織領導下建立一巴勒斯坦國，並要求拆除在西岸及加薩走廊所設置的猶太人屯墾區。

今後欲圖解決中東問題，從短程看，美、埃及、以三方必須設法促使巴勒斯坦人參與自治談判，共同討論有關未來西岸及加薩地方政府的選舉事項。從長程看，必須給予巴解組織的合法地位，因為沒有該組織就無法促成巴勒斯坦人民的合作；沒有巴勒斯坦人的合作，便沒有中東的持久和平。

六 結論

論

回溯一九七九年之間，中東大局充滿了一片暗淡與混亂的現象，而波斯灣更孕育了爆炸性危機。所差強人意者，唯有西奈半島保持着寧靜的狀態，以色列尚能履行和約承諾，次第從西奈沙漠西部完成撤軍工作，且將於一九八〇年一月廿六日提前撤出西奈半島三分之二的土地，同年二月底以前兩國則將建立外交關係，分別在開羅及特勒維夫設立大使館，將為中東現代外交史開創新的一頁。

在伊朗，自柯梅尼奪權以來，由於教士間的互相排擠，左右派系間的武裝衝突，以及庫廸族與艾自拜然省土裔人的叛變，在使柯梅尼政權陷於危機四伏之中，而這位什葉派領袖非法製造德黑蘭劫持美使館人質事件，更震撼了自由世界。現在卡特政府已鄭重表示：「美國絕不交還巴勒維，絕不為勒索而屈服。」已贏得其國人的支持，並昇高了其競選連任的聲望。卡特政府為之迫使伊朗交還美國四十九名人質，一面對伊朗採取了一連串的經濟制裁措施，一面調遣强大艦隊集中在阿拉伯海面，隨時準備採取營救人質的軍事行動。最後卡特政府又要求聯合國安理會正式對伊朗實施國際經濟制裁，以期迫使伊朗將美國人質安全交還；同時警告蘇俄勿在安理會否決這項提案。儘管柯梅尼一再表示不懼任何美國武力干預，可是為保持其政權的存在，終將釋放被扣押的美國使館的人質。

在阿富汗，在蘇俄扶持下的喀布爾共黨政權，經過了二十個月來的暴力統治之後，已掀起這個古老的保守回教國家的全面抗暴運動，其結果，已使第一個共黨統治者塔拉基在一次流血軍事政變中喪生；更為殘忍的新統治者阿敏，正遭遇阿富汗回教游擊隊的嚴重挑戰，據最新的外電報導^⑤，希茲比回教游擊隊在阿富汗加斯尼省兩天激戰中，使政府軍遭到重大傷亡，並鹵獲了大量武器和戰車；在回教游擊隊勢力的不斷昇高之中，蘇俄顧問的人數也隨之增加。華盛頓官員們相信，除了阿富汗境內的五千名蘇俄顧問及部隊外，蘇俄正在其毗鄰阿富汗的邊境一帶集結了相當於三個師的兵力。可見蘇俄將長期陷入阿富汗內戰之中。蘇俄在其與伊朗與阿富汗邊境地區集結大兵，同時在非洲之角的衣索匹亞及亞丁也駐有重兵，且調動大批艦艇游弋阿拉伯海與亞丁灣之間，此舉顯然有監視美國在阿拉伯海艦隊的企圖，而將加重美、俄對立的形勢。

在阿拉伯世界，反沙達特的「抗拒陣線」，包括伊拉克、敘利亞、利比亞及巴解組織等，由於相互間的分裂，不但使沙達特在中東的聲勢日隆，同時也使以色列解除了其北部防線的嚴重威脅。伊拉克與敘利亞的合併計劃失敗，無異使阿拉伯溫和派集團

註^⑤ Islamapad, Pakistan, Dec. 25 <UPI>

處於有利的地位；倘巴勒斯坦自治談判有突破性的發展，而於明（一九八〇）年五月間能達成自治協定，則沙烏地阿拉伯及海灣保守派國家可能與埃及恢復政治與經濟關係。至於利比亞與巴解組織關係的決裂，已使後者在阿拉伯世界中失掉一個最有力的支持者。然而，今後巴解組織領袖阿拉法特更將傾向於溫和路線，似有利於未來中東和平談判。

摩洛哥與阿爾及利亞之間的衝突，旨在爭取西薩哈拉的鑄鐵權益，現在摩洛哥既取得該地區的控制權，而且在軍事上有美國作為後盾，自非阿爾及利亞所支持的左傾波利沙里歐游擊隊的對手；但是，此一游擊隊有廣大沙漠活動的範圍，在阿爾及利亞提供的俄式武器下，不斷襲擊駐在西薩哈拉的摩洛哥軍隊，不但將對摩洛哥構成極大的威脅，而且可能引起摩洛哥與阿爾及利亞之間的戰爭。

最後，關於巴勒斯坦自治談判問題，美埃雙方均對談判前途抱着樂觀態度，可能就談判目標日期達成協議，以產生西岸與加薩地方自治政府。但是項協議必須獲得巴勒斯坦人的認可，否則，即無法進行選舉工作。更重要的，巴解組織與巴勒斯坦人已結合為一體，以色列必須承認這項事實的存在；反之，巴解組織也必須承認以色列的生存權利。唯有如此，中東和平始能實現。

一九七九、十二、廿六完稿

「中共名詞術語辭典」（英文版）

精裝全一冊16開本九二〇頁

定價：新台幣壹仟陸佰元
美金肆拾肆元伍角 外埠另加郵資：平郵美金十五元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編印